月饼往事

□程维平

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,有一年中秋节,一个在外地做生意的亲戚给我们家带来了一盒包装很精致的月饼,总共六个,父亲送了两个给爷爷奶奶。到了晚上,一家四口津津有味地分享着美味的月饼,但我突然发现母亲将她的那个月饼悄悄地收了起来,说是第二天要送给外公外婆,也让他们尝尝好月饼的味道,与此同时,父亲、弟弟和我不约而同地将各自的月饼掰成了两半,争先恐后地塞到了母亲的手中,母亲笑了……

我被那亲情深深地感动着,情不自禁地说:“等我长大了,要挣很多钱,给爸妈买更多、更好的月饼。”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我: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,我们等着你的月饼。”我斩钉截铁地点着头,父母爽朗地笑了。

本以为是说说而已,想不到父亲当真了,他时常提醒我要信守诺言,我也暗暗发誓,一定要让父亲吃上我买的月饼。可是,高考落榜那年,我毅然跟一个同学外出打工,无视父母让我复读的要求。出行那天,母亲一个劲儿地掉眼泪,父亲也是叹息不止,我知道他们的心很痛,我又何尝不是呢?

到了上海之后,我们像没头的苍蝇,苦苦挣扎了好多天,才被一家小电子厂收留,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处。转眼间快中秋节了,跟厂里预支了一点工资,我买了两盒上等的月饼。给父亲买月饼的承诺,我一直没有忘记。

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,将月饼放在父亲面前时,他开心地笑了,直夸我守信、能干。面对父母惬意、自豪的笑容,我一阵揪心的痛。很快,母亲为我端上了热腾腾的饭菜,然后迫不及待地要我说说在上海的情况,父母善良、淳朴,我没有撒谎的理由和勇气,将自己的不幸一五一十地说着。

突然一声响,父亲将两盒月饼摔在了地上,大声嚷道:“混小子,老子不要你的月饼,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,还好意思买这么好的月饼,你根本就不配。”看到父亲突如其来的变化,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,母亲立即打圆场:“少说两句吧,孩子刚刚回来。”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,双眼冒着吓人的火花:“我要的是这种月饼吗?”母亲转向我,语重心长地说:“孩子,你难道不理解你爸的心思吗?他要你真正买上好月饼啊!”我抱着头,一声不吭。

夜深了,父母房间的灯还亮着,不时传来父亲咳嗽的声音,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,想跟父亲忏悔、道歉,刚靠近一点就听到了母亲的说话声:“你的态度孩子受得了吗?”父亲的声音有点沙哑,但是很坚定:“受不了也得受,谁让他当初不听我们的劝告,让他好好复读,他偏不信,现在吃尽了苦头也是活该。”母亲的声音变小了:“要不,我明天再劝劝他?”“嗯,这样也好,希望他能回心转意,那样我就能吃到好月饼了,多年的梦想也能实现了。”

父母的话一直在耳边萦绕,我彻夜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重新拿起课本,认真地复习起来,我要考大学,我要给父亲买月饼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,现如今我早已大学毕业,并拥有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,父亲也圆了他的梦想。中秋节给家人买好吃的月饼一直没有间断过,因为关于月饼的故事记忆犹新,叫人难以释怀。

母亲的撂蛋鸡

□张新文

在故乡,有一种鸡是很令人头痛的,那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撂蛋鸡”。它们吃着主人的粮食,住着主人搭建的窝,却把蛋下在别人的家里,或者是野外的草地上、柴堆里。

这种鸡一旦出现,其结局会有三种:最悲惨的是入锅烹饪,一家美餐一顿;要么就是捉之入市,换回钞票;再者,主人左手紧缚鸡的两个翅膀,用右手跟打孩子似地朝鸡的两个面颊打去,嘴里还不停地数落着,“看你下次还撂蛋不……”就像鸡能听懂人话一样,放下后还真就把蛋下在了家里。

母亲一辈子喜爱喂鸡,黄土快埋到头的老人仍改不了这一喜好。银杏树下,母亲戴着老花眼镜弓腰聚神地缝补着衣服,针线筐旁疯狂啄食的母鸡像是母亲的士兵似的,一个个吃饱饭正准备奔赴疆场呢。一只芦花鸡没心思争抢食物,红着面颊一会儿屋外一会儿屋里地奔跑着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母亲眯着眼睛瞅了瞅,嘀咕道:“小芦花,下个蛋那么费劲吗?”其实,母亲是在责备这只芦花鸡,家里有好几个下蛋的窝,并且每个窝里都放了一个引蛋,只要乖乖地蹲进去,就可以很顺利地产下蛋来。

但是,小芦花就是不听话,扑闪着翅膀跑出了母亲的视线。也就半个钟头,它大摇大摆、理直气壮地回来了,一边吃着母亲撒下的粮食,一边咯哒咯哒地叫着……母亲心里咯噔一下,“小芦花,你肯定撂蛋了!”果不出母亲所料,小芦花成了一只撂蛋鸡。晚上,母亲把小芦花挑出来,抱在自己的怀里,用苍老的右手不停地爱抚着小芦花的头羽,喃喃地说:“我不吃你,也不卖你,你把蛋产在家里吧,行吗?”母亲像是在和小芦花商量,又像是在祈求小芦花。这只鸡对母亲来说是有感情的,很特别。因为它在成长的过程中,曾遭受过黄鼠狼的袭击,差点丢失生命。多亏母亲及时拉开电灯,小芦花才把命保住,但却把腿弄骨折了。母亲借鉴医生的经验,给小芦花绑支撑架,打绑带,细心地单独饲喂,还在锅灶柴草底下找土鳖给小芦花吃,她听人说,土鳖对骨骼恢复有好处。就这样,小芦花在母亲的细心呵护下,很快恢复了健康。所以,母亲很喜爱很同情这只饱受磨难的小芦花。

不知是小芦花不听母亲的劝告,还是小芦花一意孤行,以后的日子它仍然是我行我素。家人都劝说母亲把小芦花卖了,可是母亲说啥也不同意。一晃一个月过去了,小芦花不但没有改变撂蛋的坏习惯,而且有一天却突然失踪了。家人一到晚上就拿着个手电筒每家鸡圈找,白天就满村转悠,但就是不见小芦花的踪影。家人有时也会埋怨母亲几句,说要是早把小芦花卖了,起码也不会亏了时间和精力喂养它一场。母亲却很平静,说:“不就一只鸡吗?你们可惜的,是没有得到回报;而我惋惜小芦花命运不济,迷路了,回不了家。”

每晚喂鸡的时候,母亲明知小芦花丢失了,她仍呼唤着:“我的小芦花,我的小芦花。”白天,她总是呆呆地凝望着远方,像是在等待亲人的到来。

有些事是难以让人相信的,但是却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,令人匪夷所思。小芦花丢失一个月后,竟奇迹般地出现在母亲的面前,而且还带了二三十只的雏鸡。原来小芦花不是“撂蛋鸡”,它是把蛋集中下在隐蔽的草垛里,再在那里坚守寂寞,默默奉献,孵出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鸡崽!

家人高兴了,流出了喜悦的泪花;母亲高兴了,流出了心痛的泪花。

故乡的麦草垛

□曹雪柏

我的故乡地处关中平原西部,是一个小山村,每年夏收完毕,村子里都会多一道靓丽的风景——麦草垛。

你看,家家户户,房前屋后,绿树掩映之中到处都是麦草垛。一座座麦草垛,或成方,或成圆,浑然一体地屹立在院落一角,炫耀着主人家今年的收成,彰显着土地的殷实。

童年的故乡家家做饭都用柴火,麦草一般是当做引火的燃料,做饭时先撕扯一把干麦草放入灶膛,擦一根火柴,瞬间灶膛就燃起熊熊烈火,再添几根木柴,拉几把风箱,袅袅炊烟便弥漫在村子的上空。不一会儿,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就做熟了。寒冷的冬季,大雪纷飞,麦草又用来烧炕取暖。麦草烧的炕,不热不冷,温暖舒适,余温持续时间长,确保一家人能度过那漫长而寒冷的夜晚。另外,麦草在农家又是上等的牲口饲料。用麦草喂养牲口,营养丰富,经济实惠。家有牲畜的人家,视麦草垛如珍宝,农闲时间还要挖一些枣刺把麦草垛围得严严实实,防止家禽飞鸟糟蹋。

炎炎夏日,每年夏收碾场完毕,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搭麦草垛了。搭麦草垛可是一门技术活,一般讲究底小顶大,中间隆起,四周浑圆,这样可以防止逢雨雪天麦草垛灌水,麦草发霉。搭不好就容易倾斜,甚至倾倒。祖父在世时,可是全村搭麦草垛的高手。迎着烈日,手握一柄木杈,头戴一顶发黄的草帽,站在麦草垛顶,如一位常胜将军,把挑上来的麦草轻轻一接,娴熟地放在合适的位置。看着收成如此好,祖父笑呵呵的,把那满脸的笑容和滚落的汗珠一并埋在了绵绵的麦草垛里……

儿时的记忆中,麦草垛可是我们这些少年最向往的地方。时常在麦草垛上打滚、嬉闹、捉迷藏。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,我们便三五成群在麦草垛边“挤油油”,麦草垛边舒适温暖,可席地而坐。回家时弄得满身麦草渣,没少挨父母的责骂。

在故乡,麦草垛的大小,展示着这家人今年的收成如何。但不论麦草垛或大或小,路人或亲朋好友总爱寒暄几句,主人家听了喜不自禁。

曾记得,那年父亲种了几亩“秃子头麦”,这种小麦品种颗粒饱满,植株个子高,自然麦草就多,那年我家不足四亩地的麦子,居然成了全村子麦草垛最大的,一听到别人的恭维,父亲就笑得合不拢嘴。一次,有个远房亲戚来村里找我家,有人指路说,进了村麦草垛最大的那家就是。麦草垛竟然成了我家的标志,全家人都感到很荣耀。次年,父亲把那种“秃子头麦”分享给全村,那年夏收完毕,家家户户粮食如山,麦草垛更是比往年大了许多。

如今,“镰刀上了墙”,夏收一到,轰隆隆的大型联合收割机驰骋原野,一坨一坨的麦草被孤零零洒在田间地头,焚烧或者沤肥,无人问津。至此,随着新农村发展,麦草垛在农户人家逐渐消失,几乎见不到。但曾经给我们温暖,让牲口填饱肚子,给儿时的农村娃带来欢乐的麦草垛,仍记忆犹新,没齿难忘。

回想有麦草垛的时代,真好。